

■ 原著 池上正治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主编 王保畚
翻译 王文 陈刚

■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日)池上正治著:王文,陈刚译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9

ISBN 7—5430—1825—X

I . —… II . ①池… ②王… ③陈… III . 访华观感
IV . K·1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684 号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日)池上正治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6 插页 字数 18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5430—1825—X/K·18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日)池上正治著;王文,陈刚译
—武汉:武汉出版社,1998.9

ISBN 7—5430—1825—X

I . —… II . ①池… ②王… ③陈… III . 访华观感
IV . K·1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4684 号

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
(日)池上正治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6 插页 字数 180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5430—1825—X/K·18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日本朋友池上正治

(代序)

王保畲

一位访问中国逾百次的日本朋友池上正治,成为中国传媒不时披露的“亲善”使者。笔者有幸于三年前在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与他相识,且同住一室。他当时留着花白的络腮胡,不像只有47岁。我们谈得很投契,遂成为时有书信往来的朋友。这年,《长江日报》周末版(1994年10月29日)发表了一篇《走遍中国的日本人》,写的正是“日中友好协会会员、日本翻译家协会常任理事池上正治”,他当时已访华近百次,走遍了除台湾省外的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今年(1997年)4月,笔者随团访问美国从日本过境,因转机停留一天,又在东京会见了“老朋友”池上。他的络腮胡剃掉了,似乎比三年前显得“年轻”了。他热情地带领我们代表团一行7人,钻地铁、乘山手线,从池袋到新宿,观看了新宿高耸的新楼群;又从新宿到“皇宫”,浏

览了日本天皇的“御苑”；再从皇宫到银座，欣赏了日本最繁华的商业区；后从银座到上野，领略了沿街吆喝叫卖的大众市场。得益于他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就饱览了日本东京的几个主要“代表作”。虽然人人汗流浹背，但大家非常感激池上的深情。

这次回国后，又看到《人民日报》5月30日发表的文章：《池上正治的中国情》，开头就是“池上正治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个‘中国迷’：他自1967年以来，120多次访问中国，其中90年代，几乎每隔两个月就来一次。他已经走遍中国的31个省市。他频频访华，并非出于公务或商务的需要，他在日本没有公职，照他自己的说法，只是个‘耍笔杆的个体户’。”

池上不仅是我的朋友，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18岁就读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汉语科，4年寒窗使他对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与同班就读汉语的贞子小姐结成伉俪。此后，他多次应日本一些单位、公司、社团聘请组团访华，在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接触中，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和与中国人民的情谊。1981—1983年，他还同妻子池上贞子一起到中国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了近两年的外籍教师。1988年，池上参加赴西藏的电视采访活动，从内蒙古出发，经过宁夏、甘肃、青海数省，越过海拔5270米的唐古拉山口，历时3个月才到达拉萨，饱受了贺兰山的严寒和唐古拉山缺氧的磨炼，而他当时的心境，正如他1994年第二次去西藏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28

日)发表的《时隔六年看西藏》一文中所说：“对于经陆路来的人来说，拉萨真可以说是一座繁华城市，布达拉宫、大昭寺华美壮观；街上的姑娘光彩照人；更值得称颂的是，拉萨的含氧丰富的甘美空气。”对中国大地的厚爱、对藏族人民的深情溢于言表。

池上每访问一次中国，都要写下几本速记，拍摄几十个胶卷，回国后整理成文稿，向日本人民介绍他的所见所闻，播种中日友谊之树。除了已经出版的《中国的都市北京》、《中国贵州纪行》、《西域纵横诗歌日记抄》、《道家圣地青城山》等著作外，他计划撰写一部10卷本的《中国旅行全书》，其中头两卷《华北卷》和《天津卷》已经在日本出版。

池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在访华时非常注意发掘文明古国的文化宝库。他不仅积极参加李时珍医药节，而且参与采集中草药标本，通过交朋友、实地考察，逐步成为中医药方面的行家。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针灸学》、《中国老年医学》等中国医学专著，出版了介绍中医药学的《四部医典全集》、《常用中药的功效》，还出版了介绍中国气功的《“气”的不可思议》。他合乎情理地被推选为日本东方医学协会理事，他的中医药专著《常用中药的效力》由日本医疗企划株式会社出版。

池上正治在日本虽然没有公职，是一位自由撰稿人，但他是日本翻译家协会常任理事，日本文艺家协会会员，日本国际笔会会员，又是日中友好协会会员，日中文化交

流协会会员。在弥漫着“脱亚入欧”之风的日本，池上没有工资性收入，全靠自费走遍全中国，致力于宣传东方文化和日中友谊，真可谓难能可贵。他至今出版有关中国的译著已超过20部。他唯一的遗憾(也是一个谜)是至今尚未去过台湾省。他表示希望能在不久的将来踏上中国宝岛台湾，实现他进一步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和日中两国人民源远流长深情厚谊的心愿。

商得池上君的同意，遴选了他在日本发表或出版的有关他访问中国的部分文稿，翻译成中文，以《一个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为书名出版，以飨读者。

致中国读者

池上正治

你们好！我叫池上正治，姓池上，名正治。1946年8月出生，属狗，今年52岁。我出生在新泻县(省)一个临海种单季稻的村庄。每年冬季，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凛冽的寒风给这片土地盖上厚约2米左右的积雪。因为东京不大下雪的缘故，所以我的家乡被东京人称为“雪国”。首先，我想向广大的中国读者说明一下一个成长在日本雪国农村的日本人为什么打算在中国出书。

“为什么喜欢中国？”“为什么在大学学习中文？”我常常被人问起此类问题。近些年来，我每年都要去中国几次，从最初去中国的1967年算起，迄今为止已有130多次了。这期间我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并翻译了一部分中医书籍，然而，回答这些问题还是感到有些困难。在偌大的地球上，除了日本之外，还存在着其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最终将自己的目光、注意点投向中国，应该说这和我孩提时代的家庭环境有关。

父亲去世已经十年了，他是一名传统工艺匠人，为佛像、像坛上漆，贴金箔。据说我的家族从上几代开始就一直做这项工作。母亲今年已85岁高龄，过去也曾在农村

经过商，推着装着衣物的两轮车走村串户地叫卖。所以说，我的家不属书香门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

那时，我们家三代同堂，有一个铺着榻榻米的大客厅，厅内有一个地炉，厅中央悬挂着一只电灯泡。每天晚上，我们一家人便团聚在此，三兄弟也在这儿做家庭作业。我们三兄弟总是高声朗读课文（至今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哥哥的国语教科书中除了日本文学外，还有李白、杜甫等中国诗人的诗句，尽管我当时还很小，不太懂，但时间长了，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一些影响。后来我也开始上学了，因为我能够背诵一些诗句，所以常常得到老师的表扬，我还因此而得意过。

更深地感觉到中国的存在是在我 16 岁的时候。那年我听了一场演讲会，我所在的学校在当地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学校的同学都以上大学为目标而拼命地学习，我当时是一名高二的学生。每逢建校纪念日学校必举行演讲会，我大概听过三场演讲会，可记得最清楚的只有一场。

演讲者是一位老人，身着一套不太得体的西装，戴着一副圆眼镜。他的讲演内容令我终生难忘。他曾从印度进入西藏，从达赖喇嘛手中接过毕业证书，用 30 匹马驮着大量的经典返回日本，唐三藏当年也只不过取回 3 匹马的经典……

我成为一名大学生后才知道，那位老人是一位有名的藏学家。或许是“历史轮回”吧！去年的母校纪念日，

我应邀回去为全校师生做了题为《中国 30 年》的演讲。

人生乃选择的连续。是男是女自己不能选择，然而以后的事情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这样才会有有意义的人生。当年选择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心里已选择了中国。但学什么呢？我犹豫不决。是研究李白、杜甫——这些璀璨的中国古典文学？还是研究当代的中国？当时，中国和日本还没有邦交，不仅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正掀起一股“反共”的浪潮，中国也被列为孤立的对象。尽管这样，我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先学好中文，然后再研究中国古典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我 18 岁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1967 年，我 20 岁，那一年夏天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这一次访问我感受颇深。在这之前，去中国被看成是一个“事件”。某个政党的机关报用一整版篇幅报道了日本百名大学生访问中国的消息，题目是《弯弓射向祖国的青年们》。国家、警察以及一部分在野政党多方面地进行了阻挠。然而，这样反而激发了年轻人的豪气。大家涌向外务省，以日本宪法中规定的“出国自由”为理论根据同当局进行交涉。最后胜利的女神终于向我们年轻人露出了微笑。由于当时两国没有建立邦交，我们只好先飞往香港，经罗湖桥从深圳进入向往已久的中国。归国后曾出版过一本报告文学，其中记载了一些当时的情形。

深圳——热烈友好的海关、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人们面带微笑，夹道欢迎。人们为什么如此热情欢迎我们呢？

广州——热！热！热！孩子们赤足行走在街头，面

容黝黑、健康。

北京——蜂拥而至的记者群。庞大的红色游行队伍从早到晚川流不息，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忙里偷闲，公园里也有人喝茶嗑瓜子。

长城——这里风很大，四周是连绵的山峦。长城宛如一条白色的巨龙翻过崇山峻岭。在这里也随处可见歌颂毛主席，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标语口号。

济南——这里的水很秀美。美丽的绿色垂杨柳。大明湖的荷莲，茉莉花茶，人们生活悠闲自得。

黄河——创造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浑浊的黄河水，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

红卫兵——身着绿色制服、帽子，腰间紧系着皮带，左臂上戴着红底黄字“红卫兵”袖标。小型《毛主席语录》一刻也不离手。他们外表朴素、开朗，但有坚定的信仰，革命彻底，又唱又跳，不愧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兵强将。医学院红卫兵的口号是“毕业后到农村去”；“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肩负着祖国的未来”；“不到长城非好汉”。（《火红太阳》1967年12月刊）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谷深乃因山高，有光明必有黑暗。关于“10年”的功过历史定会做出公正的评价。我认识的中国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的。仅仅3周的中国之行，决定了我人生的方向，我决心要更加深刻地、更加广泛地去了解她。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国

际环境也起了很大变化。过去我的亲戚竭力阻止我去中国,曾训斥说:“不容许你去那个国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说:“还是你有先见之明哪!”

初恋的情人是难以忘怀的。1967年夏的中国,无论别人怎样指责她,但在我的心中,她仍然是那么“美丽、辉煌”。关于这以后的事情,还是请你们读读这本书吧!

80年代初,我们一家四口在天津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时光。我们夫妇在南开大学教日语,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呆这么长时间。那次还带去两个“淘气鬼”,给周围的朋友们添了不少麻烦。现在,两个孩子都已长成1.80米以上的大人啦!过去曾学到的中文几乎全部还给了老师。我们曾将这两年的感受写成了连续小册子《天津通信》寄给日本国内的父母和友人。此书的第三篇讲叙的便是在天津的两个春夏秋冬的日子。

第四篇讲的是天津生活两年中的“成果”。周恩来和邓颖超青年时期曾在天津生活过。在日本我怎么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大概是由于周恩来的崇高人格所决定的,生前他不喜欢别人为他写传记。在日本出版过一本日本版的周恩来传记,但其中关于周恩来青年时代的内容甚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天津周恩来纪念馆和南开大学找到了一些资料。能够站在周总理母校的讲台上,能够写关于周总理青年时期文章,我感到十分荣耀。

“了解中国的道教,便可大致了解中国。”这句话是鲁迅先生讲的。我在翻译中华医学专著时发现有许多观点

出自道家之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决定移居道观。四川省青城山是道教的发祥地，当时因为那儿不是旅游区，所以办手续花了两年的时间，住在道观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此间，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可以从早到晚观察道士和道姑的生活。老子的道教教义非常深奥，但我却感觉到它深深地扎入中国的泥土之中。本书第七篇向读者介绍了那段时间所写的一部分文章。

中医学和药理学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中国古典医学把人看成宇宙的一部分，研究人如何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界中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治疗疾病。《黄帝内经》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它和《老子》一样难懂，但我还是慢慢地对它产生了兴趣。16世纪的李时珍是湖北人，他将中华传统药理学独立整理编写成书。我曾有幸参加了纪念李时珍逝世400周年大会。第一篇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介绍。

“气”是中国形而上学的产物。它是一种肉眼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东西。在翻译中，“气”最令我苦恼。

气在人体内流动，气蕴含在草药之中，这种观点对某些受西方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我对气开始有认识还是在读了大量道教文献以后，我也理解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那句话的含义。可我发现，现在气在中国几乎被忘却，这一点很令我吃惊。第八篇向大家介绍了我对“气”更深一步的调查和认识。有关“气”的三本书在日本出版后，出乎意料地受到日本广大读者的欢迎。今后

如果有机会,我十分想在“气”的发源地中国聆听一下中国读者的见解。

中国的边境宛如另一个世界。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蒙古人骑着无鞍马奔驰着,他们以羊为伍,生活幸福、恬静。宁夏腾格里沙漠气温高达 50℃,可骆驼仍能从容地四处跋涉。生活在古丝绸之路的维吾尔族人是天生的歌舞能手,他们滴酒不沾,可从早到晚总是那么充满着激情。青海省是黄河、长江的源头。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上的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海拔高度和日本最高峰富士山一样高。那里空气稀薄,云雾缠绕,犹如仙境,令人着迷。第十二、十三、十四篇是对上述几个地方的考证。

日本和中国一衣带水,同是黄种人,长相也一样,如果不开口说话是很难区分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中国,常有人向我问路,如果在南方,别人以为我是北方人;如果在北方,别人又以为我是南方人。亚洲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在过去的岁月里曾有过一段不幸,加之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口头上说日中友好很容易,实际做起来却很难。在第十五篇,通过我在天津的所见所闻,谈了一些我对日中友好的看法。我认为,无论过去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但我们应该向前看,求大同存小异。只要我们遵从平等互惠的原则,我相信日中友好将会永远持续下去。

1998 年春于东京

目 录

代序：日本朋友池上正治	王保奮
致中国读者	池上正治
四访武汉和参加李时珍研讨会	1
围绕“杏”而展开的友谊	13
在天津度过的两个春夏秋冬	23
青年周恩来与天津	59
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记	95
长沙——1989年初夏	113
青城山——道教的发祥地	123
“气”的思考	151

在北京白云观看《内经图》	169
徐福——东渡第一人	185
司马迁足迹追寻	199
丝绸之路纪行	209
蒙宁甘青藏万里行	217
西藏医学养生法	245
我看日中友好	255
译后记	王文

四访武汉和参加李时珍研讨会

首次去武汉是在 1983 年 1 月。武汉位于长江、汉水交汇处，历来有“武汉三镇”之称谓。从三国时期起一直到辛亥革命，武汉在地理位置上一直是军事要塞。我很早就想来这个地方看一下。

在从重庆乘船经三峡下武汉的旅途中，我深深地感觉到湖北武汉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中国大陆水上交通十分方便，黄河和长江像两条大动脉横贯东西。长江从它的源头到入海口流经十几个省市，总长 6300 余公里，这种规模的河流在日本是无法想象的。船抵达武汉港，急急忙忙游览了一下武汉关后，便前往旅馆。在服务台，我递上一封“介绍信”，看来介绍信起了作用，服务台对我的房费打了折。当时，我们夫妇在天津南开大学教日语